

篾匠余师傅

王晓晖

江南多修竹，于是，江南也多竹器。曾在一位朋友的私人博物馆里看到过一些古老的竹编制品，精致的款式，结实的做工，泛着人工无法调制而只能由时光浸润出来的赭红色泽。这些来自民间的竹编制品，无论是最初的实用性，还是如今华丽转身被陈列在橱窗、被摆放在几案上作为装饰物，无不显现着竹艺编织的魅力。

第一次碰到余国定师傅是在2020年6月23日10点18分，镇海城关的向辰公园。当时给他拍的照片里留存了确切的时间信息。10点以后，聚在向辰公园里跳“蹦擦擦”交谊舞的舞伴们刚好准备歇脚回家烧午饭，余师傅的出现吸引了一帮有怀旧情结的大叔大妈们。他挑来的竹篮做工精细，看上去很扎实；他带来的竹匾不大不小，合适放在防盗窗里面，春天晒晒笋干，冬天晾晾鱼鲞，天然材质绿色环保。

我蹲在边上听他们讨价还价，一边用手机拍下竹器被挑挑拣拣、在顾客的手里传来递去。听余师傅讲，这些竹器都是他自己编的，跟批发市场“行”来的毛糙货不一样。原来，余师傅真正的身份是篾匠。

那天跟了余师傅有半条街，得知他是澥浦十七房人氏，70多岁，做了将近60年的篾竹活。余师傅一般在十七房菜场自产自销，做出来的东西多了，也会去骆驼、贵驷等地售卖，来镇海城里，一般是天气晴好的时候，权当是到城里闲走走逛逛看看。

过了些日子，我特地去十七房菜场边上寻余师傅。运气不错，那天他刚好没有外出，像是在候我似的，而我也没有询问任何人，仿佛事先有了定位，径直过去，一眼就看到坐在竹椅子上编竹篮的余师傅。

回忆起当年学手艺，余师傅说那可没少吃苦头，师父要打要骂极其严苛不说，篾匠这一行，首先练的是“蹲”功，补箩、打篾箩，哪个不得蹲在地上一整天？一起学艺的都是十几岁的毛孩子，哪个耐得住性子？哪个吃得了蹲到脚麻、无法站立的苦？“蹲到哭！”而且篾匠这一行需要细心、耐心，性格毛糙的人是不适宜干这个的。余师傅自小身体单薄瘦弱，父亲担心他干不了重活，就想着让他去学一门能养活自己的手艺，就这样，余师傅初中没毕业就去当学徒，从此与竹子扯上了关系。拜的师父当年刚好六十岁，祖籍宁海黄坛，是澥浦这边篾匠行里的一把好手。

在塑料制品还没有大规模渗透我们的生活之前，竹制品与我们的日常息息相关。坐的竹椅，乘凉的竹躺椅，夏日床上铺的篾席；厨房里买菜、盛物的竹篮，盖在饭桌上的食罩，盛冷饭的饭笊篱，淘米的淘箩，架在锅里蒸东西的篾架，刷锅用的洗帚，扫地的扫帚，连热水瓶的外壳也是竹编的；家用晾晒物什的团箕、筐篮；农家晒谷子用的篾箩，盛谷子的箩，畚谷子的畚箕，筛米的米筛，挑东西的扁担、抬东西的杠棍，收集碎草绒的筛……可以说，竹制品在当年的生活中无处不在。

上个世纪60年代，余师傅进入澥浦综合社。澥浦综合社成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当地的一些手工艺人比如木匠、漆匠、篾匠、泥水匠、鞋匠、裁缝等都集中在这个综合社里，综合社设有门市部，接一些上门定制的活，也会去三北、慈城、范市一带揽活。全盛时期，篾

竹工匠既要承接新品定制，又要接修修补补的活，“生意”多得忙不过来，那时的篾匠很是吃香。后来，装运谷子的夹箩被塑料编织袋取代了，农村里的一些晒谷场浇注了水泥地坪，谷子直接倒在水泥地上晾晒，篾箩的需求量骤减，篾匠的业务逐日清淡。可以说，余师傅经历了竹篾制品与当时人们的日常“息息相关”的岁月，也见证了竹篾制品的逐渐式微。

有段时间余师傅也曾离开过篾匠活。那年镇里办水泥厂，余师傅能写会算，就被派去跑采购，而且在采购这个位子上也慢慢干得得心应手，本以为从此就跟篾匠活“脱钩”了。但后来，师父年纪大了，干活力不从心，综合社负责人征求余师傅的意见，问他能不能再回来。师父没有后人，需要有人照应，接替师父的活，照顾师父、养老送终成了余师傅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再后来，澥浦综合社解散，余师傅被分配到庄市皮件厂，后又被并入镇海针织印染总厂。余师傅没有在单位干到退休，52岁那年，他停薪留职了。一方面，单位离家实在是有些远，来去不方便；另一方面，单位里的活无论哪一样都没有手头的篾竹活干得顺手、干得舒心有成就感。

如今，余师傅早已到了退休年龄，每个月几千元的退休金足以养老，但他还是闲不住、放不下手里

的活，上山选竹，破料、劈篾、编制，走街串巷推销、售卖，更多的是图一个开心与满足。一整个流程中耗费的精力，几十元、几百元的劳务费根本无法弥补，但当顾客们满心欢喜带走那些自己精心编制的竹器时，余师傅感觉自己还被认可着、仍然被需要着，这是余师傅所看重的。喜欢竹子的清香味道，喜欢篾片在指间跳跃发出的摩挲声，余师傅这辈子算是跟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经余师傅手的竹子怕早已蔚然成林了吧！

最近一次遇到余师傅是2022年3月23日，我去菜市场买菜，看到挑着竹器的余师傅，便跟他打招呼。我戴着口罩他居然也能一下子认出我。我说，余师傅，你好像胖了。他说，小王，我身体不太好，前段时间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，医生说是脑梗。我再仔细一打量，余师傅的腿脚似乎也不及以前灵便了。我说，余师傅，你要保重，不要老是蹲着干活了……正拉着话，市容管理的人来了，是一位穿着制服的年轻小伙子，轻轻把余师傅的扁担抽走了，态度和蔼地跟他说，街上不能随意摆摊，扁担叫他自己去城管队取。我想追上去跟人说说好话，把扁担要回来。余师傅摆摆手说，随其类，拿走就拿走，我回去再削一根。哎！还好他是篾匠，做一根扁担对他来说不是难事。这样想着，总算放下心来。



四月天

摄影:孙继宁

配诗:何晓道

说什么最爱四月天，
爱柔柔柳丝儿垂？
爱灼灼桃花儿妍？
说什么四月迷茫天，
春江水色一线儿连，

飞花落红满地儿鲜。

说什么人间最美是春天，
是林中啼鸟双双飞？
是梦里倩影舞翩跹？

一仰脸，一片花枝云一样呈现，霎时的美好，把人快活得也成了仙子！我之上有樱，樱之上有雾，雾之上有月，这样美好的叠置，一生中并没有几个瞬间！

在夜里靠近一株芳香的植物，有无法言说的喜悦。一株开花吐香的树，是单纯、诗意的植物，她在春夜里一再重复着的生命活动仅仅是这样，在月下持续散发她的幽香，恬静又芬芳。啊，做一棵花树要活在春夜！她沐浴一夜夜月光，已在月下成仙了，因此她是有灵性的，听得到那些近来的足音，她感知着趋香而来的人、和那人相悦，口吐芬芳。这时候你不妨就这样想：“这些香是为我释放的！”一树春花芬芳的馈赠，你便欣然独领了！

而这时候也一定能嗅到来自天上月华的香。月亮也是一朵无瑕的花，倒映在一泓墨蓝色的天水中，轻雾淡淡，暗香浮动。

啊，所谓“春育”就是这样构成的吧：花好，月好，人好！

自小爱看母亲织毛衣，她的右手小拇指随意缠一圈毛线，微翘着，食指轻挑起毛线，忽前忽后地绕于棒针上，轻盈、迅疾，看得人眼花，左手稳稳捏住另一根棒针，持续将线圈往前推。起针、上针、下针、滑针、锁针……母亲的手指与棒针相辅相成，默契十足，织起来如行云流水，看着就是一种享受。

儿时，家里因盖房欠债，生活拮据，少有余钱给我添新衣，但母亲会想法子。

母亲拆了自己那件毛衣，赭红色的。它有点神秘，一直叠得整整齐齐，珍藏于衣橱，未见母亲穿过。拆之前，母亲将毛衣摊于膝盖上，轻柔地抚摸了好几遍。拆出来的毛线弯弯扭扭，方便面似的，得用开水泡直，晾干，再编织。后来，我穿上了一套赭红色的毛衣毛裤，小毛衣的领子镶了细细的白色条纹，别致、秀气，母亲将我抱起，走到镜子前：“瞧瞧，我们多像个洋娃娃。”后听父亲说起，赭红色毛衣母亲只在结婚当日穿了一下，平日里可舍不得。

父亲单位发了几双白色棉纱手套，母亲又动起了心思。她开始拆手套了，白色棉纱线被一点一点抽出来，断了，便接上，而后，将其放入热水翻滚的铁锅里。那是一锅加了染布粉的水，母亲用筷子把棉纱线拨来搅去，像是煮面条，浅黄色的气体慢慢氤氲开来。这个过程犹如变魔法，明明放进去的是白色的线，捞出来却是嫩黄色了，实在神奇。母亲借了一本编织书，翻看后选定了花样，白天活多，她只能利用晚上时间争分夺秒地织。有时我一觉醒来，母亲坐于床边，正低头织得认真，美孚灯的昏暗灯光笼着她，墙上的那个影子模糊却笃定。夜里静寂，棒针相碰的细小声音钻进我的耳朵，听着听着，我又

春事漫咏（一组）

戴霖军

入春

忽报家山始入春，溪头陌上渐缤纷。
风骚休问谁先领，岸柳鹅黄少女裙。

扎篱笆

几捆杉条几缕麻，朝晖伴我扎篱笆。
东君吩咐多留眼，放入春风好抚花。

夜逢急雨撑伞护花

忽闻窗外雨哗哗，复见灯前树杪斜。

去年暑假，工会组织旅游苏州。那天午后，我与旅伴芬一起去逛拙政园。

叶圣陶的《苏州园林》，我在课堂上教过多次，此番实地游览，我想跳出审美成见，切身感受一下拙政园。芬大学时选修苏州园林课程，也许想重温青春时光。由此，我们没请导游，没租讲解机，并肩漫步。拙政园是苏州园林经典之作，无论站在哪个角度，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。不知不觉，芬与我走到了“小飞虹”景点。这时，一位衣着整洁的老者走了过来，跟芬说：小姑娘，为啥小飞虹这里没有水生植物呢？老者自问自答：“小飞虹朱红色的桥栏倒映在碧波中，构成虚实相映的圆形，倘若种上水生植物，这处胜景就没了啊。”

老者跟画家吴冠中长得几分神似，我们对他产生了莫名好感。芬3年前就已成家，还没有孩子，穿着背带裤，小姑娘这个称谓想必也是芬喜欢的吧。老者自来熟，径直带我们来到见山楼。他建议芬站到见山楼北边一块突出的石头上，拍照留念，说那石头好似一条龙龙头，弯弯曲曲的回廊就是龙身。芬这两年一直在努力考编制，人生正处于腾飞的风口，一听这话立马跑去站到这块吉祥的石头上立了。

这位老者，究竟是做什么的呢？我按捺不住好奇，直接询问了：“师傅，您退休了吗？是不是做学术研究的啊？”没想到老者非常不耐烦，直接把一句话扔了过来：“我是在公安局工作的，专门查户口。”我不响了。长者为大嘛，我尊重他也是应该的。幸亏他的气生得快，消得也迅疾。瞬间，他又接上了原先的话头：“拙政园的第一任主人是归隐的王献臣，设计者是文徵明。龙的匠心设计，可能也是文徵明给予王献臣‘潜龙腾渊，一飞冲天’的祝福。”

有关王献臣逸事，我是知道一些的。明孝宗弘治六年，苏州吴县人王献臣登榜进士，想必也是意气风发想以济世之才做惊天之事的才

最美的毛衣

虞燕

睡着了。

没过多久，我便拥有了一件嫩黄色的毛衣，严格地说，是棉纱线织的衣，不是毛线，但丝毫不影响它的美，一丛一丛镂空的太阳花，仿佛随意撒落，清新淡雅。我穿着它出门，引来了诸多艳羡的目光，有婶子问母亲这么好看的毛衣哪里买的，我挺起胸，大声抢答道：“是我妈妈自己织的！”于是，大家纷纷向母亲请教编织法，母亲自然耐心传授，她瞧着人家那些五颜六色的毛线，轻叹了口气：“可惜手套太少，不然，可以拆了染成玫瑰的粉色的翠绿的，多给你织两件。”

春天，花绒毯似的田野给了母亲灵感，她想到了抽屉里大小不一色彩各异的毛线团，大多是婶子阿姨们织毛衣的余料，母亲觉得丢弃可惜，收集了起来。她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几种颜色的毛线搭配起来，紫、黄、青、灰、蓝，每个颜色织一截，间隔得有规律，看上去富有层次感。选花样也是费了心

唯恐芳菲脂粉湿，忙擰华盖护娇花。

夕阳

半悬碧落半峰峰，眉眼迷离总望东。
未肯从容下山去，一时挣得脸通红。

桃花

谁遣夭桃傍竹篱，无端斜出两三枝。
似拦欲问踏春客，记否当年崔护诗。

溪钓

闲来长羡武陵人，遁入桃源愿濯麟。
云卷云舒浑不管，悠然钓取一溪春。

题石缝笋

同样春光异样形，栖身石缝叹零丁。
愿君长作如椽笔，直面乾坤手汗青。

游拙政园遇老者

鲍静静

芬或许想到了自己历年考编的宏愿，问老者：“王献臣住拙政园甘心吗？”

“怎么会甘心呢？归隐是做样子给皇帝看的。学而优则仕，当官是知识分子的追求。‘隐’乃韬光养晦，是等待圣恩加身。”

隐逸文化的氛围弥漫在拙政园每个角落，比如远香堂，建于原若墅堂旧址，堂北平台宽敞，池水清澈，荷叶田田，清香远送。“远香堂”堂名语出宋周敦颐《爱莲说》“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”，赞美莲花般高洁的君子。作者在此篇接着叙述晋陶渊明独爱菊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，解绶归隐后饮酒赋诗，安享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田园逸趣。拙政园东部名“归田园居”，出自陶渊明《归田园居》的描绘，可窥后任园主王心一闲适的情致。这些景区的设立，可见园主人追求摆脱外物奴役，返璞归真，在虚幻中满足，在自然宣泄中平息情绪的境界。

老者不简单，我打破砂锅问到底：“师傅那么有学问，退休前究竟是做啥的？”

老者吴依软语：“我曾是园里花木工，住拙政园旁边，不用买票，天天来。”

老者的话我是信的。拙政园里的亭台轩榭、假山池沼、花草树木，甚至鹅卵石，他信口就能给你说出个子丑寅卯。一辈子在唯美的江南私家园林徜徉，花木工原来也可以如此有文化。感叹之余，发现芬扬了扬手机给我做手势，我一看手机微信留言，明白了。老者口干舌燥忙活了这么久，我们应该“有所表示”。

这时老者也发声了：“给你们讲了那么多，都耽误我抽烟了。这个你们要给我补上。”

理所应当。芬和我一起立马扫描老者微信收费二维码，付了一点点谢意。其实老者执着纸扇的手指不黄，牙齿不黑，讲解时闻不到一丝烟味。他这样提出费用，也是江南隐逸文化的婉约表达吧。

□散文诗

春夜，月下闻香

林俊燕

夜晚，走近一座春天的园子，会听到许多植物的絮语，闻到香。

夜色一压下来，就隔绝了尘嚣，把一座园子的幽香保护得很好了。在夜里，由于我的视力被幽暗的光线削弱了，我的嗅觉反而因此敏锐起来，我嗅到了许多白天不易嗅到的气息，甚至知道，哪一缕就是从脚旁一棵微不足道的小草发出来的。唯有这时，我才走进了植物的幽微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植物的语言是香，无数的香在空中交谈，是一种温柔耳语，轻轻飘飘，甜甜蜜蜜，像鸟界的燕语莺声，似人间的吴侬软语。但是各种香的声音、语气只有香们自己才能分辨。